



文學史話

元代戏曲小说史上的双璧

——《西厢记》与《娇红记》

黄霖

今天,《西厢记》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无人怀疑。元末明初贾仲明挽词中的“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之说,已被文学史研究者们广泛引用。可是,曾经与《西厢记》一起在元、明、清走红过的宋梅洞的《娇红记》小说^①,却从近代起越来越受到冷落。比如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到本世纪60年代、乃至90年代的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没有顾及到它。记得在30年代,郑振铎曾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库”中特地校点排印了这部小说,并同时刊出了明初刘兑改编的《娇红记杂剧》以供对照研究。赵景深先生立即作出了响应,写了《〈娇红记〉与〈娇红传〉》一文,但或许是不久即抗战事起的缘故或其他原因,这部小说最终仍未能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这就难怪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伊藤漱平在70年代翻译《娇红记》后不无感慨地说:“《娇红记》是传奇小说的个中翘楚,对后世影响亦甚巨,然而迄今已濒临几乎惨遭世人遗忘的边缘。”^②直到不久前,笔者陆续读到了章培恒先生指导的日本留学生市成直子做的博士论文和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李梦生的《中国禁毁小说百话》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小说《娇红记》作了较高的评价,于是就勾起了我多年来想说的这一句话,即《西厢记》与《娇红记》是元代戏曲小说史上的双璧。

今将《娇红记》与《西厢记》并提,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实在是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公论。且看明代《剪灯余话》的作者李桢约在永乐年间创作中篇传奇小说《贾云华还魂记》时就有两处将《西

《西厢记》与《娇红记》中的主要人物并提：

第恐天不与人方便，不能善始令终，张珙、申纯足为明鉴。

顾乃逾墙钻穴，……流而为崔莺莺及王娇娜（娘）淫奔之女，以辱祖宗。

后于宣德年间邱汝乘为刘兑改编的《娇红记》作序时也说：

元清江宋梅洞尝著《娇红记》一编，事俱而文深，非人莫能读。余每恨不得如崔张传，获王实甫易之以词，使途人皆能知也。……余谓刘先生诚能尽其美矣。

约于景泰年间邱浚所作的《钟情丽集》中的主人公辜轺与黎瑜娘谈

诗论词时，并举《西厢记》与《娇红传》两书作为典范。他们曾经想将两人酬唱的诗词勒成一卷，以与《西厢记》、《娇红记》并传不朽。瑜娘尝称：

妾尝读《莺莺传》、《娇红记》，未尝不掩卷太息。

又与辜生独处一室时，作者写道：

席地而坐，尽出其所藏《西厢》、《娇红》等书，共枕而玩。

后又有文长二万二千言的传奇小说《三奇合传》，在叙士子吴廷璋强入娇凤的闺房时，曾这样写道：

见凡上有《烈女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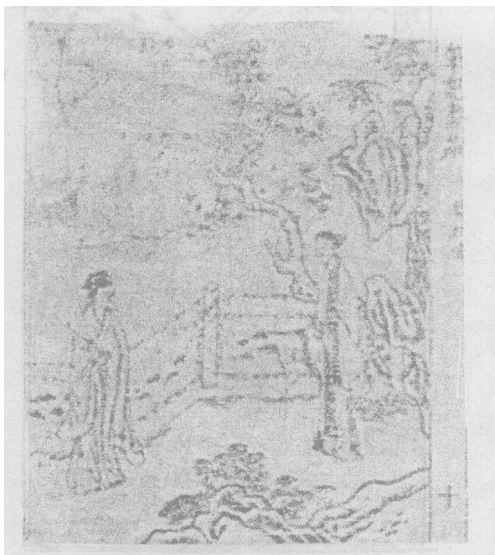


《西厢记》插图

一帙。生因指曰：“此书不若《西厢》可人。”凤曰：“《西厢》，邪曲耳。”生曰：“《娇红传》何如？”凤曰：“能坏心术。且二子人品，不足于人久矣，况顾慕之耶！”

诸如此类，将《娇红记》与《西厢记》并提的还有《王娇鸾百年长恨》、《刘生冤莲记》、《春灯闹》、《野叟曝言》、《蜃楼志》等等。从中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小说的《娇红记》与作为戏曲的《西厢记》一起，是被人们相提并论的。人们之所以将它们相提并论，一是由于它们共同着重在写“情”，很能引起青年男女的共鸣，受到青年男女的喜爱。这从封建礼教来看，当然是事涉“淫”“邪”，“坏人心术”了。二是由于在文学表现上《娇红记》同样写得很美，特别文中穿插的诗词，令人赏心悦目。这两点虽然未经详论，但已抓到了要害。今不妨顺着这一思路，站在现在的角度上，重新考察一下这两种文学作品于“情”于“文”上是否能相提并论？

《娇红记》与《西厢记》一样，是一曲青年男女爱情的颂歌。它写才子申纯到母舅家作客，见表妹王娇娘貌美而心动。二人几经诗词往来，拥炉细语，相互吸引，渐通情愫，中间虽多波折，终于互立盟誓，至死不渝。申家遣媒求婚，王父以朝廷规定内亲不得相配而拒绝。后申纯得中进士，王父遂允婚姻，且曰“此固所愿也”。然却另有“豪帅”向王父为子求婚，“王初拒之，再四逼以威势，赂以货财”，遂毁申生婚约，将娇娘



《娇红记》插图

许配帅子。娇娘向她认为“可托终身”、真心相爱的情人一再表示：“生愿既不谐，死亦从兄，在所不恤”。她日夜悲泣，托疾佯狂，以求退亲；又引刀自截，绝食数日，奋起抗争；最后唱着“如此钟情世所稀”，“拚把红颜为君绝”的哀歌而“以忧卒”。生闻讯，茫然自失，痛悼无已。本已功名富贵到手的他，也“索娇向所赠香罗帕，自缢于室窗前”。一对青年男女就这样以他们的真情，以他们的抗争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礼教之后，却又在封建恶势力面前不得不双双以身殉情。显然，这样一篇小说，在写与封建礼教相对立的爱情的纯洁、恋爱的自主等方面与《西厢记》是完全同调的。这也就是它之所以能与《西厢记》相提并论和被历代青年男女所倾倒的重要原由。但是，这两部作品毕竟也并不相同。《西厢记》写有情人终成眷属，《娇红记》写有情人难成眷属；《西厢记》写有功名后能成眷属，《娇红记》写有功名也难成眷属；《西厢记》主要靠红娘而不是当事人自己的机智、周旋而成眷属，《娇红记》则主要靠当事人自己的奋力抗争也难成眷属；《西厢记》中婚姻自由的主要阻力是封建礼教和门第观念，《娇红记》中婚姻自由的阻力不但来自封建礼教，而且也关系到政治上的等级和家庭中的误会，情况就更为复杂。总之，《西厢记》最后成为一部喜剧，以团圆闭幕；而《娇红记》只能成为一部悲剧，以殉情作结。因此，我认为，《娇红记》与《西厢记》相比，乃至与古代所有歌颂爱情的文学作品相比，在暴露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悲剧性，及其形成这个悲剧的社会根源和青年男女的反抗精神等方面，都是很有特色的。在这里，就以这部小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殉情”问题来看，也是很有震撼力量的。自古以来，从娥皇、女英，到焦仲卿、刘兰芝，到绿珠、窈娘，到王实甫的《双蕖怨》等等，为情而死的人物和歌颂情死的作品不少。一般说来，写到殉情的内容都比较能激动人心。《娇红记》就前人的基础上写得更为细腻动人，而且更具丰富的社会内容，因而它不但为以后汤显祖更为明确地提出“情死”的概念，歌颂“生生死死为情多”在思

想上作好了准备,而且直接鼓舞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社会中为婚姻自由而抗争的决心。例如戏曲《霞笺记》中一对青年男女在山盟海誓时说道:“君未观《娇红记》乎?倘有不虞,则申为娇死,娇为申亡,夫复何恨?”他们就以《娇红记》中的主人公为榜样,准备为情而斗争到底。总之,《娇红记》写情,颂情,有特色,有深度,有影响,是中国小说史上难得的一部好作品。

从文学表现来看,《娇红记》的最大特色就是创造了一种非常动人的哀怨缠绵的意境。这种意境主要是通过哀怨悲剧的性格、缠绵曲折的情节和凄婉悱恻的诗词所营造的。小说很善于写心,往往通过细腻的心理活动和日常的生活琐事,刻画出人物的个性。比如王娇娘这个宦门闺秀,她有莺莺一样美丽聪明、矜持羞涩的一面,但又显得多愁善感,更多地耽心有始无终,特别是当她一旦向意中人明白地表示了爱情之后,就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过程中显得更为热烈和坚强。开始申生对她意有所属时,实际上她的内心也起波澜,因此在申生看来其“言笑举止常有疑猜不足之状”,乃至窗前对花,久不移目,浩然长叹;而当申生有意“言稍涉邪”时,则又“凝眸正色,若将不可犯”。在以后频繁的交往中,“娇或对或否,或相亲昵,或相违背”,使得“生不测其意”,而她正在这种若接若离的不断的试探中,一步一步地深化着感情。“拥炉话心”一节,两心终于相合。这一节是写得十分细腻,富有诗意:

一日暮春小寒,娇方拥炉独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来。娇不起,亦顾生。生乃掷花于地。娇惊视,徐起,以收拾花,询生曰:“兄何弃掷此花也?”生曰:“花泪盈晕,知其意何在?故弃之。”娇曰:“东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兄何索之深也?”……因谓生曰:“风差劲,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即席,与娇共坐,相去仅尺余。娇因抚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威相逼也!”生恍然曰:“能念我寒,百不念我肠断耶?”娇笑曰:“何事断肠?妾当为兄谋之。”生曰:“无戏言!我自遇子之后,魂飞魄

散，不能着体。夜更苦长，竟夕不寐，汝方以为戏，足见子之心也。予每见子言语态度非无情者，及予言深情切，则子变色以拒，果不解世事而为是怙娇耶？谅孱缪之迹不足以当雅意，深藏固闭，将有售也？今日一言之后，余将西骑矣，子无若戏我！”娇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无言？妾知兄心旧矣，岂敢固自郑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始终，其知后患何？妾自数月以来，诸事不复措意。寝梦不安，饮食俱废，君所不得知也。”因长吁曰：“君疑甚矣，异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济当以死谢君！”生曰：“予果有志，则以策我！”

在以往的传奇小说中，能通过日常的琐谈，如此细致、真切地展现内心世界，而又写得如此诗情画意的，实在是并不多见。自此以后，娇娘面对着多变而尖锐的矛盾，比之遇事有时畏缩、退却的申生更为坚定。比如她主动约生来寝所欢会，而生不免担心“不亦危乎”时，就变色道：“事至此，君畏何！人生如白驹过隙，复有钟情如吾二人乎？事败，当以死继之！”此语正是落地有声！从中也可以看出她的性格正在发生着变化。她越来越变得坚定、执着而富有斗争性。当然，《娇红记》在塑造这样鲜龙活跳的人物形象时，始终与曲折多变、波澜起伏的情节开展结合在一起的。小说的语言比较浅近，但富有感情。中间镶嵌的大量的适情合景的诗词、特别是新兴的词，使作品更加增添了抒情色彩，有一种意境美。其中个别脍炙人口的词作，竟被诸如《词林纪事》、《本事词》等专著也加以收录。

正因为《娇红记》把一出爱情悲剧写得十分出色，所以能拥有广大的读者。在元明时代不但早有单刊本问世，而且被一批小说类书和小说总集广泛收录，如明代的《绣谷春容》、《燕居笔记》、《国色天香》、《花阵绮言》、《艳异编》、《风流十传》、《情史类略》、《剪灯丛话》、《绿窗女史》等都将这部小说选入。一些戏曲家也纷纷将它改编成剧本。据传，王实甫也曾改编过《娇红记》。此外，仅元末明初，就有汤式、金文质、朱经、刘兑等人将它改编成杂剧。至明代中后期

将它改编成南戏传奇的有沈受先、孟称舜。到清代,将它搬上京剧舞台的也有十几种之多。它的读者多,影响大,就不但对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也必然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影响。以后才子佳人小说中比较普遍的郎才女貌,一见钟情,诗词赓和,私订终身,中遭小人拨弄的模式,显然与此有关。甚至这部小说中的一些细节、语言也常常被后世小说所借鉴或袭用。如在《金瓶梅》中就能找到若干的痕迹。至于从表现形式来看,这部作品也可看作是从传奇体文言小说向话本体文言小说过渡的先声。它洋洋一万七千多字,比之一般二三千字(唐代传奇中最长的《游仙窟》也只有九千字)的传奇小说不但在内容和技巧上有所突破,而且在篇幅上也大大的扩展,以后有不少文言小说就在话本的影响下越写越长,越写越细,甚至分章立回,出现了一批颇具话本味的文言小说。另外,这部小说结合娇娘、飞红两个主人公的名字来取书名,也颇有创意,后来被《金瓶梅》、《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一大批小说所效法。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内容进步、艺术上乘、影响巨大,而本无淫秽笔墨的优秀小说,因为歌颂爱情,反对封建礼法,而被崇尚封建礼法的社会所不容,在官方禁书的清单中,在正统文人的心目中,长期被列入“淫书”之列。清代以后,随着白话的写情小说的蓬勃发展,它的影响也就越来越缩小,乃至到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步。今天,我们将它放在文学史上重新加以审视,就应该给它一个公正的地位。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

注释:

① 关于传奇小说《娇红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有四种说法:一、宋末元初江西清江人宋远,字梅洞;二、元人虞集;三、明人李诩;四、元代无名的江西人。一般从第一说。

② 引文见台湾《中外文学》第十三卷第十二期。